

THE BLACK CAT & OTHER TALES

by

EDGAR ALLAN POE

# 黑猫

##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美国〕埃德加·爱伦·坡 著

〔爱尔兰〕哈利·克拉克 绘

曹明伦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 黑猫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美 国] 埃德加·爱伦·坡 著

[爱尔兰] 哈利·克拉克 绘

曹明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猫: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 (美) 埃德加·爱伦·坡著; (爱尔兰) 哈利·克拉克绘; 曹明伦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411-5130-9

I. ①黑… II. ①埃… ②哈… ③曹… III. ① 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7023号

HEIMAO: AILUN PO DUANPIAN XIAOSHUOJI

黑猫: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美国] 埃德加·爱伦·坡 著  
[爱尔兰] 哈利·克拉克 绘  
曹明伦 译

责任编辑 李 博  
封面设计 白 澍  
封面绘图 ANI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段 敏  
责任印制 唐 茵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 × 210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18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130-9  
定 价 46.00 元

## 译者说明

1. 本书小说所据原文出自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奎恩教授 (Patrick F. Quinn, 1919—1999) 编注的 *Poe: Poetry and Tale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84 (《爱伦·坡集: 诗歌与小说》)。

2. 标于每篇小说后的年份表示发表年份, 而非写作年份。

3. 本书的脚注有四种标示: 1) 爱伦·坡自己的注释用“——原注”标示; 2) 奎恩教授的注释用“——编者注”标示; 3) 译者的注释用“——译者注”标示; 4) 在需要对“原注”或“编者注”加以说明的地方插入或增加“(【译者按】……)”标示。

## 梦魇般的魔力，幻觉般的体验

——《黑猫：爱伦·坡短篇小说集》中译本序

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的文学生涯虽然始于诗歌并终于诗歌，但他却被世人尊为侦探小说的鼻祖、科幻小说的先驱和恐怖小说大师。

爱伦·坡一生写了七十篇(部)小说(含残稿《灯塔》)，除长达十二万字的《阿·戈·皮姆的故事》和四万八千字的《罗德曼日记》(未完稿)属长篇小说之外，其余六十八篇都符合他在《创作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 1846)中制订的长度标准，都是“能让人一口气读完”的短篇小说。后人对爱伦·坡的小说有不同的分类，有的将其分为幻想小说、恐怖小说、死亡小说、复仇凶杀小说和推理小说。有的将其分为死亡传奇、旧世界传奇、道德故事、拟科学故事和推理故事。不过当代评论家对爱伦·坡小说的分类已日趋统一，大致分为四类，即死亡恐怖小说、推理侦探小说、科学幻想小说和幽默讽刺小说。

死亡恐怖小说是爱伦·坡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类。其中著名的篇什有《厄舍府之倒塌》《威廉·威尔逊》《瓶中手稿》《红死病的假面具》《陷坑与钟摆》《泄密的心》《丽姬娅》《椭圆形画像》《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和《黑猫》等等。这些小说的背景多被置于莱茵河畔的都市、亚平宁半岛上的城堡、荒郊野地里的古宅，以及作者心中那片变化莫测的“黑暗海洋”，其情节多为生者与死者的纠缠、人面临死亡时的痛苦、人类的反常行为以及内心的矛盾冲突。这类小说气氛阴郁、情节精巧，有一种梦魇般的魔力。但这种魔力是不确定的，所以长久以来，评论家们对这些小说的看法总是见仁见智。

有人认为这些小说内容颓废，形象怪诞，基调消沉，表现的是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有人则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或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来解读这些小说，认为爱伦·坡在这些小说中表现了一种比人类现实情感更深沉的幻觉体验。具体举例来说，过去有人认为《瓶中手稿》和《阿·戈·皮姆的故事》写的不过是惊心动魄的海上历险，而现在却有人认为前者象征人类灵魂从母体子宫到自我发现和最终消亡的一段旅程，后者则象征一段人类精神从黑暗到光明的漫长求索；过去有人认为《厄舍府之倒塌》是美国南方蓄奴制社会必然崩溃的预言，而今天则有人认为《倒塌》实际上是宇宙终将从存在化为乌有的图示。总而言之，当代西方学者认为爱伦·坡的死亡恐怖小说之解读范围非常宽泛，他们甚至从中发现了他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不过笔者在研读和翻译爱伦·坡的作品时有一种深切的体会，那就是他描写恐惧是想查寻恐惧的根源，他描写死亡是想探究死亡的奥秘，而这种查寻探究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能坦然地直面死亡。正如他在《我发现了》的篇末所说：“……当我们进一步想到上述过程恰好就是每一个体智能和其他所有智能（也就是整个宇宙）被吸收回其自身的过程，我们因想到将失去自我本体而产生的痛苦便会马上停息。”<sup>①</sup>

爱伦·坡是推理侦探小说的鼻祖，这早已是举世公认的定论。不过在爱伦·坡的时代，英语中还没有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ies）这个说法，爱伦·坡自己将这类作品称为推理小说（tales of ratiocination）。一般认为他的推理小说共有四篇，即《莫格街凶杀案》《玛丽·罗热疑案》《被窃之信》和《金甲虫》。但就故事情节而论，他那篇“油腔滑调”的《你就是凶手》似乎也应归入此类。爱伦·坡在前三篇推理小说中塑造了业余侦探迪潘的形象，并创造了推理侦探小说的基本模式。尽管他的初衷只是想证明自己具有分析推理

---

<sup>①</sup> Poe, Edgar Allan. *Eureka: A Prose Poem*, in P. F. Quinn. (ed) *Poe: Poetry and Tale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84, p. 1359.

的天赋，而不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小说类别，但事实上，他这几篇小说却对推理侦探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尔摩斯这位家喻户晓的大侦探实际上就脱胎于爱伦·坡的迪潘。福尔摩斯的塑造者柯南道尔曾感叹，在爱伦·坡之后，任何写侦探小说的作者都不可能自信地宣称此领域中有一方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天地。他说：“一名侦探小说家只能沿这条不宽的主道而行，所以他时时都会发现前方有爱伦·坡的脚印。如果他偶尔能设法偏离主道，独辟蹊径，那他就可以感到心满意足了。”<sup>①</sup>

爱伦·坡不但是侦探小说的鼻祖，而且是科幻小说的先驱。尽管严格说来他的科幻小说只有两篇，即《汉斯·普法尔登月记》和《气球骗局》，但前者比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早三十年问世，后者也比凡氏的《气球上的五星期》早写十九年。爱伦·坡固然不以其科幻小说著称，但他对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有学者认为他是“科幻小说的奠基人”（founder of science fiction）<sup>②</sup>，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之父”（Indeed he can in a real sense be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science fiction.’）<sup>③</sup>。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在1864年论及爱伦·坡的影响时说：“他肯定会有模仿者，有人会试图超越他，有人会试图发展他的风格，但有许多自以为已经超过他的人其实永远也不可能与他相提并论。”<sup>④</sup>

幽默讽刺小说是爱伦·坡小说的一个大类，就篇数而论占了他小说的三分之一，其中脍炙人口的篇什有《眼镜》《生意人》《失去呼吸》《千万别和魔鬼赌你的脑袋》《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塔尔博

---

① Symons, Julian. *The Tell-Tale Heart: The Life and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8, p. 225.

② Ragan, Robert. (ed) *Po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1967, p. 8.

③ Hammond, J. R.. *An Edgar Allan Poe Companion*, Hong Kong: Macmillan Press, 1983, p. 132.

④ Hammond, J. R.. *An Edgar Allan Poe Companion*, Hong Kong: Macmillan Press, 1983, p. 132.

士和费瑟尔教授的疗法》以及《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等等。有些西方学者对爱伦·坡的这类小说评价不高，如西蒙斯认为他的讽刺小说滑稽有余，有潜在的虐待狂倾向，因此不能与他的其他小说相提并论；<sup>①</sup>坎利夫认为爱伦·坡的幽默小说读来令人不快（painful），从而将其“撇开”（leave out），只将其小说分为“恐怖”和“推理”两类；<sup>②</sup>哈蒙德认为爱伦·坡的幽默讽刺小说之所以已经过时，是因为他所嘲讽的对象（唯利是图的商贩、不学无术的学者、自封的文学大师和小丑般的政治家）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早已消失（have long since disappeared）。<sup>③</sup>但笔者以为，这些学者似乎都忽略了一点，即爱伦·坡所嘲讽的不仅仅是那个“事事都在出毛病的世道”，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假恶丑现象。爱伦·坡笔下有人凭剪刀糍糊当上文豪诗宗（《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今天这世界仍有人凭糍糊剪刀（或者用Word的“复制”和“粘贴”功能）当上教授博导；爱伦·坡笔下有美国人因当小报编辑而顺便在十五岁时就成为与但丁齐名的文坛大家（《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今天也有中国人因后来当了出版社编辑而早在十六岁时就成了翻译爱伦·坡的译坛高手；爱伦·坡笔下有设法把泥浆溅到路人鞋上“拓展业务”的擦鞋工（《生意人》），今天仍有把碎玻璃撒在路上“招揽生意”的补胎匠和用强行“拓展业务”的手段牟取暴利的各类垄断公司；爱伦·坡笔下有“怀着奏出音乐的意图而制造出无限变化之噪音”的精神病患者（《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的疗法》），今天仍有把公共绿地当成自家后院并在其中伴“无限变化之噪音”而翩翩起舞的华人大妈。爱伦·坡曾说“现代人已使欺骗这门科学达到了我们愚笨的祖先做梦都

---

① Symons, Julian. *The Tell-Tale Heart: The Life and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8, pp. 208-209.

② Cunliffe, Marcus. *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Ltd., 1967, p. 74.

③ Hammond, J. R.. *An Edgar Allan Poe Companion*, Hong Kong: Macmillan Press, 1983, p. 132.



想不到的完善程度”（《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而今天不乏当代人正在为更进一步完善这门“科学”而与时俱进地发挥着聪明才智。因此笔者认为，爱伦·坡的许多讽刺小说仍具有现实意义，仍能让人们发出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笑声，尽管这种笑声在消逝时往往会伴着一丝苦涩。

萧伯纳在论及爱伦·坡的小说时说：“它们不仅仅是一篇篇小说，而完全是一件件艺术品。”<sup>①</sup>笔者以为，这批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包括爱伦·坡的各类小说。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11月26日第十一版）

---

<sup>①</sup> Ragan, Robert. (ed) *Po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7, p. 12.

## 目 录

- |     |          |
|-----|----------|
| 001 | 瓶中手稿     |
| 012 | 丽姬娅      |
| 028 | 厄舍府之倒塌   |
| 047 | 威廉·威尔逊   |
| 066 | 生意人      |
| 075 | 莫格街凶杀案   |
| 107 | 莫斯肯旋涡沉浮记 |
| 124 | 埃莱奥诺拉    |
| 130 | 椭圆形画像    |
| 134 | 红死病的假面具  |
| 141 | 陷坑与钟摆    |

|     |               |
|-----|---------------|
| 156 | 玛丽·罗热疑案       |
| 201 | 泄密的心          |
| 208 | 金甲虫           |
| 244 | 黑 猫           |
| 254 | 长方形箱子         |
| 265 | 凹凸山的故事        |
| 275 | 过早埋葬          |
| 289 | 被窃之信          |
| 308 | 你就是凶手         |
| 321 | 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 |
| 343 | 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     |
| 359 | 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     |
| 368 | 跳 蛙           |

## 瓶中手稿

人之将死，无密可瞒。

——基诺《阿蒂斯》

关于故国和家人我没有多少话可说。岁月的无情与漫长早已使我别离了故土，疏远了亲人。世袭的家产供我受了不同寻常的教育，而我善思好虑的天性则使我能把早年辛勤积累的知识加以分门别类。在所有知识中，德国伦理学家们的著作曾给予我最大的乐趣；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他们的雄辩狂盲目崇拜，而是因为严谨的思维习惯使我能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的谬误。天赋之不足使我常常受到谴责，想象力之贫乏历来是我的耻辱，而根植于我观念中的怀疑论则任何时候都使得我声名狼藉。实际上，我担心我对物理学的浓厚兴趣已经使我的脑子里充满了流行于当今时代的一种错误思想，我是说现在的人总习惯认为任何偶发事件都与那门科学的原理有关，甚至包括那些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大体上说，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不容易被迷信的鬼火引离真实之领域。我一直认为应该这样来一段开场白，以免下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而我却非讲不可的故事被人视为异想天开的胡言乱语，而不被看作是一位从来不会想象的人的亲身经历。

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之后，我又于18××年在富饶且人口稠密的爪哇岛登上了从巴达维亚港驶往巽他群岛的航船。我这次旅行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感到了一种像是魔鬼附身似的心神不定。

我们乘坐的是一条铜板包底、约四百吨重的漂亮帆船，是用马拉巴的柚木在孟买建造的。船上装载的是拉克代夫群岛出产的皮棉和油料，此外还有些椰壳纤维、椰子糖、奶油、椰子和几箱鸦片。货物堆放

得马虎，所以船身老是摇晃。

我们乘着一阵微风扬帆出海，许多天来一直沿着爪哇岛东海岸行驶，除了偶尔遇上几条从我们要去的巽他群岛驶来的双桅船外，一路上没有什么事可排遣旅途的寂寞。

一天傍晚，我靠在船尾栏杆上观看西北方一朵非常奇特的孤云。它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一是因为它的颜色，二是因为自我们离开巴达维亚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云彩。我全神贯注地望着它直到夕阳西沉，这时那朵云突然朝东西两边扩展，在水天相接处形成一条窄窄的烟带，看上去宛若长长的一溜浅滩。我的注意力很快又被暗红色的月亮和奇异的海景所吸引。此时的大海正瞬息万变，海水似乎变得比平时更透明。虽然我能清楚地看见海底，但抛下铅锤一测，方知船下的水深竟有十五呎。这时空气也变得酷热难耐，充满了一种仿佛从烧红的铁块上腾起的热浪。随着夜晚的降临，微风渐渐平息，周围是一片难以想象的寂静。舵楼甲板上蜡烛的火苗毫无跳动的迹象，两指拈一根头发丝也看不出它会飘拂。然而，由于船长说他看不出任何危险的征候，由于我们的船正渐渐漂向海岸，所以他下令收帆抛锚。没派人值班守夜，那些多半是马来人的水手也全都满不在乎地摊开身子在甲板上睡下。我回到舱房，心中不无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实际上每一种征候都使我有充分的理由判定一场热带风暴即将来临。我刚才把我的担忧告诉了船长，可他对我的话却置若罔闻，甚至不屑给我一个回答便拂袖而去。但这份担忧却使我没法入睡，半夜时分我又起身去甲板。刚踏上后甲板扶梯的最上一级，一阵巨大的嗡嗡声便让我心惊胆战，那声音听起来像是水车轮子在飞速转动，而我还来不及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觉得整个船身在剧烈颤抖。紧接着，一排巨浪劈头盖脸向我们砸来，把船身几乎翻了个底朝天，然后从船头到船尾席卷过整个甲板。

事后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阵来势凶猛的狂风使那条船没有立刻毁于一旦。因为，虽说整条船都被淹没，但由于桅杆全被那阵风

折断落到了海里，船不一会儿就挣扎着浮出了水面，在排山倒海的风暴中颠簸了一阵，最后终于恢复了平稳。

我说不清到底是靠什么奇迹，我才幸免于那场灭顶之灾。当时我被那排巨浪打得昏头昏脑，待我回过神来，我发现自己被卡在船尾龙骨与舵之间。当我挣扎着站起身来，惊魂未定地四下张望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刚才我们被滚滚巨浪席卷的情景，而最令人可怕最难以想象的是那个飞溅着泡沫把我们吞噬的巨大旋涡。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一位瑞典老头的声音，他是在我们正要离港时登上这条船的。我用尽力气朝他呼喊，他很快就踉踉跄跄地来到了船尾。我俩不久就发现，我俩是这场灾难中仅有的幸存者。甲板上的其他人全都被卷进了大海，而船长和他的副手们也肯定在睡梦中死去，因为船舱里早已灌满了水。没有援助，我俩不能指望使这条船摆脱困境，而由于一开始我俩都以为船随时都会沉没，所以也没想到采取什么措施。当然，我们的锚链早在第一阵狂风袭来时就像细绳一样给刮断了，不然这条船早已倾覆。现在船正随波逐流飞速地漂动，阵阵涌过甲板的海浪冲刷着我俩。船后部的骨架早已支离破碎，实际上整条船已是百孔千疮；但我们惊喜地发现，几台水泵都还能启动，压舱物也基本没有移位。风暴的前锋已经过去，接下来的疾风并没有多大危险，但我们仍忧心忡忡地希望风浪完全平息；因为我们相信，既然船已破成这副模样，那随风而起的大浪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葬身鱼腹。不过，我们这种非常合乎情理的担忧看来不会马上变为现实。因为一连五天五夜（其间我们仅凭好不容易才从船头水手舱中弄来的一点椰子糖充饥）这破船一直顺着一阵虽不及第一场暴风那么猛烈但却是我平生所见的最可怕的疾风，以一种难以估计的速度飞一般地漂行。开始四天我们的航向没多大变化，一直是东南偏南正朝着新荷兰<sup>①</sup>海岸的方向。到了第五天，虽说风向已经渐渐偏北，但寒冷却令人难以忍受。一轮昏黄的太阳露

---

① 新荷兰，澳大利亚的旧称。——译者注

出水平线，只往上爬了几英尺高，没有放射出光芒。天上不见一丝云彩，然而风力却有增无减，一阵接一阵地猛吹。在我们估计的中午时分，那轮太阳又攫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它依然没放射出我们通常所称的光芒，而只有一团朦朦胧胧没有热辐射的光晕，仿佛它所有的光都被偏振过了。就在它将沉入茫茫大海之前，那团光晕的中间部分却不翼而飞，好像是被某种神奇的力量一下扑灭。最后只剩下孤零零一个暗淡的银圈，一头扎入深不可测的海洋。

我们徒然地等待第六天出现。对我来说，那一天尚未到来；就瑞典老人而言，那一天压根儿没来过。从此我俩就陷入了冥冥黑暗。离船二十步开外的东西都没法看清。漫漫长夜一直笼罩着我们，在热带司空见惯的海面磷光也划不破这种黑暗。我们还注意到，虽然暴风仍势头不减地继续怒号，但船边却不见了那种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惊涛骇浪。四周是一片恐怖、一片阴森、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迷信的恐惧悄悄爬进瑞典老人的心头，我胸中也在暗暗诧异。我们不再关心这条破得不能再破的船，只是尽可能地抱紧后桅残杆，痛苦地窥视着冥冥大海。我们没有办法计算时间，也猜不出究竟在什么位置。但我俩心里都清楚，我们已经向南漂到了任何航海家都未曾到过的海域，同时我俩都惊奇为何没碰上照理说应该碰上的冰山。现在每时每刻都可能我俩的死期，每一个山一般的巨浪都可能把我们淹没。浪潮的起伏超越了我的任何想象，而我们没立即葬身海底倒真是奇迹。瑞典老头说船上货物很轻，并提醒说这条船本来质地优良，但我却不能不感到已彻底失去希望，再没有什么能延缓那即将来临的死亡，并绝望地为死亡的来临做好了准备，因为这破船每往前漂行一海里，那冥冥大海就增加一分可怕的汹涌。我们时而被抛上比飞翔的信天翁还高的浪尖，被吓得透不过气来，时而又被急速地扔进深渊似的波谷，被摔得头晕目眩；波谷里空气凝滞，没有声音惊扰海怪的美梦。

我们此刻正掉进一个那样的波谷，这时瑞典老人的一阵惊呼划破了黑暗。“看！看！”他的声音尖得刺耳，“天啊！看！快看！”当他

惊呼之时，我已感觉到一团朦朦胧胧的红光倾泻在我们掉进的那个深渊的顶端边缘，并把一片光影反射到我们的甲板上。我抬头一看，顿时惊得血液都停止了流动。在我们头顶一个可怕的高度，在一座险峻的浪山陡峭的边缘，正直挺挺地漂浮着一艘也许有四千吨重的巨轮。虽然它正被一个比它的船身高出一百倍的浪峰托起，但看上去它比任何一艘战舰或东印度洋上的大商船都大。它巨大的船身一片乌黑，船体上通常的雕刻图案也没减轻那种色调。从它敞开的炮门露出一排黄铜大炮，锃亮的炮身反射着无数战灯的光亮，那些用绳索固定的战灯正摇曳不定。但使我们更惊更怕的是，那条船竟不顾超乎自然的巨浪和肆无忌惮的飓风，依旧张着它的风帆。我们开始只看见它的船头，因为它刚从那幽暗恐怖的旋涡底被举向高处，并在那可怕的浪尖上滞留了片刻，仿佛是在为自己的高高在上而出神，但紧接着，它就摇摇晃晃、令人心惊肉跳地直往下坠。

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心在这关键时刻突然恢复了镇静。我摇摇晃晃地尽可能退到船的最后部，毫无恐惧地等着毁灭的一刻来临。我们的船终于停止了挣扎，船头开始沉入水里，因此坠下的大船撞上了它沉入水中的部分，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抛到了大船上的一堆绳索中。

就在我跌入绳堆之际，那条大船已调转船头顺着风向驶离了那个深渊的边缘。由于接下来一阵混乱，我没有引起水手们的注意。我很容易就悄悄溜到了中部舱口，舱门半开着，我很快就瞅准一个机会躲进了这个避难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何要躲藏。也许第一眼看见这船上那些水手时心中所产生的一种模糊的畏惧感就是我想躲起来的原因。我可不愿轻易相信这伙人，因为刚才对他们的匆匆一瞥就使我隐隐约约感到一些新奇、怀疑和不安。所以我想最好还是在这个避难所里替自己弄一个藏身之处。于是我掀开了一小块活动甲板，以便能随时藏身于巨大的船骨之间。

我刚刚勉强弄好我的藏身之处，就听见船舱里传来一阵脚步声，迫



使我对藏身处马上加以利用。一个人摇摇晃晃走过我藏身的地方。我看不见他的脸，但却有机会打量他的全身，看上去他显然已经年老体衰。岁月的负担使他的双腿步履蹒跚，时间的重压使他的全身颤颤巍巍。他一边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断断续续地低声咕哝，一边在角落里一堆式样古怪的仪器和遭虫蛀的海图中搜寻什么。他的举止既显示出老人的乖戾又透露出天神的威严。他最后终于上了甲板，而我再没有见过他。

\* \* \* \* \*

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情占据了我的心。那是一种不容分析、早年的学识不足以解释，而未来本身恐怕也给不出答案的感情。对于一个我这种性质的头脑，连未来也想不出真是一种不幸。我将不再（我知道我将不再）满足于我的思维能力。不过眼下思维的模糊也不足为怪，因为引起思维的原因是那么新奇。一种新的感觉——一种全新的感觉又钻进我的心灵。

\* \* \* \* \*

我踏上这条可怕的大船已经很久了，我想我的命运之光正在聚向焦点。这些不可思议的人哟！沉溺于一种我无法窥视的冥想之中，经过我身边却对我视而不见。我这样藏匿完全是愚蠢之举，因为那些人压根儿不会看见。刚才我就直端端地从大副眼皮底下走过，而不久前我曾闯入船长的卧舱，拿回纸笔，并已写下这些文字。我会经常地坚持写这日记。当然，我也许没有机会亲手将这日记公诸世人，但我绝不会放弃努力。到最后关头，我会把日记手稿封进瓶里，抛入海中。

\* \* \* \* \*

一件小事的发生使我开始了新的思索。难道这种事真是鬼使神差？我曾冒险登上甲板，悄悄钻进一条小艇，躺在一堆索梯和旧帆之中。我一边在寻思自己命运的奇特，一边却不知不觉地用一柄柏油刷往身边整整齐齐地叠在一只桶上的帆布上涂抹。现在那张翼帆已被挂上桅杆，而我无意之间的信手涂鸦展开后竟是“发现”这两个大字。